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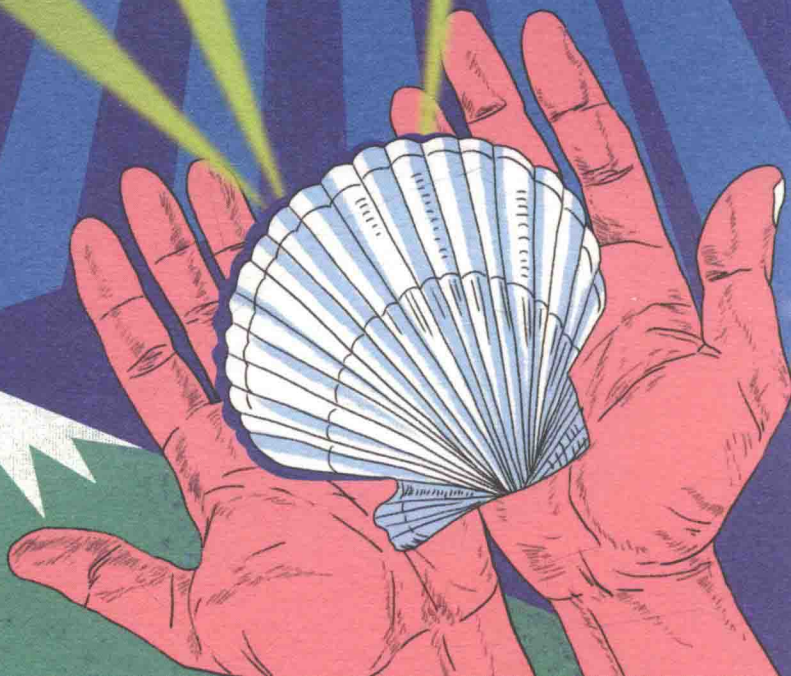
[日] 太宰治

〔著〕

徐建雄

〔译〕

御伽草纸



稲取り

ゆきゆき山

浦島太郎

御伽草纸

[日] 太宰治
著

徐建雄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御伽草纸 / (日) 太宰治著; 徐建雄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201-11763-8

I. ①御… II. ①太… ②徐… III. ①民间故事-作
品集-日本 IV. ①I313.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8755号

御伽草纸

YUJIA CAOZHI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产品经理	黄 钟
责任编辑	张 璐
特约编辑	王小凤
装帧设计	何月婷

制版印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发 行	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5.5
印 数	1-8,000
插 页	2
字 数	100千字
版次印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1-64386496)

目录

序言

001

摘肉瘤

004

浦岛太郎

030

噼啪噼啪山

084

拔舌雀

120

译注

159

序言



“啊，打响了！”

说着，父亲放下钢笔站起身来。

仅仅是听到空袭警报，父亲是不动身的。可要一听到高射炮的射击声，就得赶紧给五岁大的女儿套上防空包头¹，抱着她钻进防空洞。这时，母亲早已背着两岁大的儿子在防空洞的尽头处蹲着了。

“这次离得很近啊。”

“嗯。这个防空洞也太小了。”

“是吗？”父亲似乎有些不以为然。“这样子不是刚好吗？挖太深的话会有被活埋的危险哦。”

“可是，再挖得宽敞一点总还是可以的吧。”

“嗯，话是不错，可眼下泥土冻得硬邦邦的，不好挖呀。以后再说吧。”

用几句模棱两可的话将母亲敷衍过去之后，他就专心听起收音机中的防空播报来了。

母亲的抱怨刚告一段落，女儿就嚷嚷着要出去了。唯一能够让这个小丫头消停下来的法宝，就是讲小人书。父亲会借用图文并茂的小人书，给她讲《桃太郎》²《噼啪噼啪山》《拔舌雀》《摘肉瘤》《浦岛太郎》等老故事。

这位做父亲的尽管衣着寒酸、外貌愚钝，但绝不是什么平庸之辈——他可是个胸藏锦绣，能够编织故事的奇才呢。

很久很久以前……

即便是拿腔拿调正朗读小人书，他的心里也在不自主地构思着另一个故事。

摘肉瘤



摘取り。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老爷爷。
他的右边脸上，
长着一个十分讨厌的大肉瘤……

这个老爷爷住在四国岛阿波国³的剑山山脚下。

其实我也没什么可靠的依据，只是觉得应该是那样才对。这《摘肉瘤》的故事，似乎是出自《宇治拾遗物语》⁴，可眼下我屈身于防空洞之中，要想寻经据典加以考证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也不只是《摘肉瘤》，之后要讲的《浦岛太郎》的故事也是一样的。《浦岛太郎》首先在《日本书纪》⁵中就有着明确的记载。而在《万叶集》⁶中，也有吟咏浦岛太郎的长歌⁷。除此之外，《丹后风土记》⁸和《本朝神仙传》⁹等书也对这个故事的传承起到作用。近年来，鸥外¹⁰的戏剧啦，逍遥¹¹的舞剧啦，从传

统的能乐、歌舞伎到艺妓的徒手舞，在很多场合都能看到浦岛太郎的形象。

我这人有个坏毛病，那就是，读过的书往往马上就转手送人或者干脆卖掉，所以藏书这种东西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像现在这样要想讲清楚一个问题，就必须凭借着模模糊糊的记忆去四处寻找曾经读过的书籍……可就眼下的境况来说，这一点是难以做到的——眼下，我正在防空洞里蹲着。膝盖上摊开着一本小人书。仅此而已。因此我不得不放弃对这个故事进行考证的种种企图而要凭借自己天马行空般的遐想。不过，这么做的话，或许反倒会编出一个生动活泼的故事来亦未可知。——如此这般，这位蹲在防空洞角落里的与众不同的父亲，在心里做了以上这一番自我辩解似的自问自答之后，就“很久很久以前……”地念起了小人书。与此同时，却又在心中开始编写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故事来。

这个老爷爷非常喜欢喝酒。一般来说，“酒鬼”在家里往往都十分孤独。那么，到底是由于孤独才喝酒的呢，还是因为喝酒才变得孤独的呢？要深究这个问题，或许就跟想弄明白鼓掌时到底哪个巴掌在响一样，纯属故弄玄虚。总之，老爷爷在家里的時候，总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模样。不过，话虽如此，这位老爷爷的家庭可并不是很糟糕的那种哦。老婆婆还健在。已经快七十了，

可依旧是腰不弯、眼不花的。据说以前是个大美人。从年轻那会儿起，她就是个没嘴的葫芦——不喜欢说话，只知道尽心尽力、一丝不苟地做好家务。

“啊，春天来了。看哪，樱花烂漫啊。”

即便在老爷爷的兴致如此高涨的时候，老婆婆也只会冷冰冰地回一句：

“哦，是吗？我要扫地，你让开一下。”

于是，老爷爷的脸上立刻就没了高兴劲儿。

老爷爷还有个儿子，快四十岁了，品行极为端正，简直是世间少有，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不仅如此，他还从不嬉笑从不发火，一点乐模样都没有，只知道一声不吭地下地干农活儿，附近的人们不由得都对他敬畏有加。由此，他得了个“阿波圣人”的称号，非常出名。他不娶老婆，不剃胡须，以至于人们怀疑他不是跟木头、石块一个样，没有七情六欲。

总之呢，老爷爷的家庭不得不说还是属于那种无可挑剔的完美型家庭。

然而，老爷爷的心里老是不舒坦。他面对家人是有所顾忌的，却总还想喝酒。所以呢，在家里喝酒，只会让他更加不开心。可事实上，看到老爷爷喝酒，无论是老婆婆还是儿子“阿波圣人”都不会责怪他的。

老爷爷晚上独自小酌时，他们就在一旁默不作声吃晚饭。

“我说，这时令哪，”老爷爷酒劲儿上来后就想找人搭腔。可他自个儿说出来的话往往都是些无关紧要、不太靠谱的。“春天，终于要来了。看哪，燕子都飞回来了。”

这话，说与不说一个样。

老婆婆跟儿子，依旧一声不吭。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呃，春宵一刻值千金，对吧？”

他又嘟哝了一句废话。

“我吃好了。”

“阿波圣人”吃完了饭，对着食案¹²恭恭敬敬地深施一礼，随即，站起身来。

“唉，好吧！我也吃饭了。”

老爷爷无比落寞地将酒杯倒扣在桌子上。

只要是在家里喝酒，基本就是这么个状况。

某天清晨好天气

前往深山砍柴去

这位老爷爷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遇上好天气时，腰里挂上个酒葫芦，爬上剑山去捡柴火，不紧不慢地捡一会儿柴火，觉得有些累了，就在岩石上舒舒服服地盘腿坐下，先大模大样“哎嗨”地咳嗽一声，清一清嗓子，然后嘴里“好风景呀，好景致”

地嘟囔着，慢悠悠地喝起葫芦里的酒来。这时候，他的神情是十分欢快的，跟在家里简直是判若两人。唯独不变的，就只有他右边脸颊上的那个大肉瘤了。

这个肉瘤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那是在老爷爷刚过五十大关那年的秋天长出来的。起初只是觉得右边的脸颊发烫、发痒，随后就一点点地肿胀起来。他用手不停地抚摸。可谁知在他的抚摸之下，肉瘤竟然越长越大了。老爷爷无可奈何地苦笑道：

“嘿嘿，我怀上了可爱的小孙子了。”

儿子“阿波圣人”听了，一本正经地说了句煞风景的话：

“脸上是不会生出小孩来的。”

而老婆婆也只是若无其事地问了一句：

“这不会要了你的老命吧？”

除此之外就再也没对这个肉瘤表示一点点关心了。反倒是街坊邻居，对老爷爷十分同情，纷纷说些诸如“怎么会长出这么个瘤子来呢”“疼不疼呀”“一定十分讨厌吧”之类慰问的话。

可是，老爷爷听了这些话，却只是一个劲儿地笑着摇头。如今，他不仅不讨厌这个肉瘤，反倒真的将它当作自己可爱的小孙子了。作为能给自己的孤独以些许慰藉的忠实伙伴，在早晨洗脸时，老爷爷也会用清水特别用心地将它洗得干干净净的。而像今天这样，老爷爷一个人在山上喝酒喝得尽了兴，这个肉瘤更是成了老爷爷不可或缺的说话对象。



老爷爷盘腿坐在岩石上，一边就着葫芦喝酒，一边嘟嘟囔囔地说着些闲言碎语：

“什么呀？有什么好怕的？不用顾虑。人么，不醉上几回还有啥意思呢？一本正经的自然也没什么不好，可也得有个度不是？成了‘阿波圣人’就叫人吃不消了嘛。我还真没看出来，小子倒真是挺能的。”

然后，他又“哎嗨”地高声咳嗽了一声。

霎时间，天昏地暗。

呼呼呼，狂风呼啸。

刷刷刷，暴雨倾盆。

一般而言，那里春天是很少下阵雨的。但对于像剑山这样的高山，有这样的反常天气也是家常便饭了。暴雨让山岗雾气蒸腾，跟冒白烟似的。野鸡、山鸟从四面八方“扑啦啦”地飞出来，如同利箭一般飞速投入林中避雨去了。然而，老爷爷却一点也不惊慌。他笑吟吟地嘟哝着：

“这个瘤子让雨淋一淋，凉快凉快，倒也不坏嘛。”

他依然盘腿坐在岩石上，眺望着雨中的景色。可是，雨却越下越大，一点也没有要停的样子。

“哎呀，这么个凉快法可有些过头了。真着了凉可不是闹着

玩的呀。”

说着，他便站起身来，大大地打了个喷嚏，然后背起刚才捡来的柴火，东躲西藏地朝树林中走去。这时，树林子已经被进来躲雨的鸟兽弄得混乱不堪了。

“哎呀，劳驾。对不住，请让一让。”

老爷爷一边跟猴子、兔子、野鸽子之类一一打着招呼，一边朝树林深处走去。他的兴致依然很好，一点也没受到影响。最后，他钻进了一棵很大的山樱树根部的树洞里。

“哦，这个房间挺不错的嘛。喂，你们怎么样？想进来吗？”

他在招呼几只兔子。

“这里既没有严肃的老婆婆也没有了不起的圣人。怎么样啊？别客气，请进吧。”

老爷爷撒欢似的嚷嚷着，可不一会儿，就发出了低低的鼾声，睡着了。虽说“酒鬼”喝醉了会胡说八道，可基本上也就像这个样子，无伤大雅。

等呀等，等雨停。

老爷爷，累了吧。

不知不觉地，呼呼睡着了。

可山里却，放晴了，万里无云。

已变成了，月光明亮的，美好夜晚。

这月亮，正是春天里的下弦月。这月亮浮在如水一般明净的浅绿色的天空中，月光如同松针一般，洒满了整个树林。可是，老爷爷依旧沉沉酣睡着。等到蝙蝠“扑啦啦”地从树洞里飞了出去，老爷爷这才睁开了眼睛。看到了眼前的一片夜色之后，老爷爷大吃一惊：

“啊哟哟，大事不好！”

因为，此时立刻在他眼前浮现出来的，是老婆婆那张不苟言笑的脸，还有“阿波圣人”那张严肃刻板的脸。啊呀呀，不好了，不好了。虽说他们以前从未骂过我，可我这么晚回家，自己也觉得无地自容呀。唉，酒也喝光了吗？——他摇了摇酒葫芦，听到葫芦底部发出了“咕叽咕叽”的声音。

“多少还有点呢。”

他稍稍鼓了鼓劲儿，一口气将葫芦里的酒喝了个精光，借着微醺的酒意，嘴里嘟囔着“啊，月出东山。春宵一刻……”之类的废话，从树洞里爬了出来。

啊呀呀，这又怎么了，吵吵闹闹的。

简直不可思议啊，我是在做梦吗？

看哪，树林深处的草地上，出现了一幕绝非这世上所应有的、不可思议的场景。